

9-003-0002

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。

【悟法傳衣第一】

請看經文：

【時大師至寶林。韶州韋刺史名璩。與官僚入山。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師升座次。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。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。僧尼道俗一千餘人。同時作禮。願聞法要。】

這是這一章裡面的第一段。我們為了方便起見，將這一章，既然是在大梵寺一日完整的開示，也是最完整的一次記錄，我們把它分成三十三段，這也是便利來介紹這一次開示的大意。請看字幕上，第一段，這三十三段我們是這樣子標示的，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就是我剛才所念的這一段文，我把它定一個小題目，一個小標題，叫「法會因由」。

這裡面的『時』，亦同一般經典裡面所講的時成就，一般經我們一展開，「如是我聞，一時」，這是時成就。這個「時」是確定的時間，這是六祖大師自廣州法性寺到寶林寺這個時候。這是什麼時候？這是唐高宗儀鳳，儀鳳是年號，儀鳳二年，公元六百七十七年，六祖四十歲。諸位這個地方要記住，六祖出家是三十九歲出家的，出家就是在法性寺。法性寺這個地方就是印宗法師弘法的道場，他在這裡剃度受戒出家。到第二年他就到寶林了，到寶林之後一直就沒有離開寶林，所以說歸寶林。這個時候六祖四十歲，二月八日歸寶林，在大梵寺講經就在這個時候。寶林寺就是現在廣東曲江曹溪南華寺，現在這個寺廟還是很完整的保存在。『韶州』，唐朝

的「韶州」，我們習慣也稱之為韶關，就是現在的廣東曲江縣。大梵寺是唐朝開元二年建造的，當時就稱開元寺。諸位要是熟悉歷史就會知道這個事情，就是開元年間朝廷裡面有一個命令，凡是在各個地區，朝廷命令來建寺院，所建的寺院統統叫開元寺，開元年間所造的叫開元寺。以後又改名叫大梵寺，也有稱作報恩光孝寺，這一座寺院現在還存在。

『開緣』說法，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開啟眾生聞法得度的因緣，就叫做「開緣」說法。這一次『韋刺史』這一些大眾們，請六祖大師開示的主題就是『摩訶般若波羅蜜』；換句話說，請六祖大師主要是講解這個法門。這句話是印度梵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「摩訶」翻作大，「般若」翻作智慧，「波羅蜜」翻作到彼岸，意思就是大智慧到彼岸。這個翻法我們聽起來不太習慣，怎麼叫大智慧到彼岸？換成我們中國一般習慣的講法，就是最極圓滿究竟，就是到彼岸的意思。到彼岸，所謂是到家了，智慧到家了，再沒有比這個更圓滿了、更究竟了，最極圓滿究竟的智慧，我們這個說法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。

『儒宗』是講儒家的宗師。所謂宗師跟我們佛門裡面所講的祖師有同樣的地位，儒家很少稱祖師，他們稱宗師，等於佛教裡面的祖師，在儒家這地位非常高的。『學士』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謂的學者，有學問、有道德，但是他沒有主持教化一方，如果是主持教化一方就稱之為宗師了。『道』，這是講道士，道教的，猶今之宗教界人士，這一點請諸位特別要留意。我們在這一次法會當中，所看到這個陣容，就是參加與會的大眾，並不是完全都是佛教徒，這一點請諸位要特別注意，裡面有儒家的宗師學者、有道教的道士、有許多宗教界的人士來參加。

講佛法、講佛家的經典，為什麼其他宗教、世間這些學者也來

參加？這一點在今日我們必須要向諸位聲明，那就是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。民國十二年，歐陽竟無先生在中山大學發表了一篇講演，題目就是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這一篇講演曾經轟動一時，也給學術界帶來了相當的震撼。許多人就來討論，佛教究竟是不是宗教、是不是哲學？我在學佛這麼多年當中，對於這一層也有相當程度的體認。我在學佛出家的時候，還沒有看到歐陽大師這一篇文章。歐陽大師這一篇文章，我是在一九七七年，我到香港去講經，在香港中華佛教圖書館看到有一個小冊子，這一本小冊子裡面包含了兩篇文章，就是歐陽大師的著作，他的講演。第一篇就是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」，而第二篇就是「以俗說真之佛法」。我覺得這兩篇講演非常之好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這個東西我看到得很晚，讀了之後，感覺得歐陽先生跟我的看法是一樣的，我自己非常的安慰。

我在民國五十六年，到台北來講經。那個時候輔仁大學大千學社剛剛成立不久，有一些同學來請我到他們學校裡面去做一次講演。去之前同學們告訴我，他說，法師，今天的講演有十幾位神父參加，希望講完之後能夠留半個小時，他們有一些問題要發問。我就同意了。當我走進講堂，果然不錯，大概總有十幾二十位神父，裡面還有兩位外國神父，我相信他的國語一定講得很標準。我看到這些人在座，正好就像六祖大師這種狀況一樣，這個講席裡面有佛教徒，也有幾位出家人跟著我一道去聽，有在家信徒、有學生，也有外教的宗教徒，我非常歡喜。我在講演的時候特別提出來，佛教不是宗教。佛教是什麼？佛教是佛陀的教育。

我提出這個名詞，是在我一出家的時候，就向中國佛教會提出來，這是民國四十八年的事情。我四十八年出家，就向中國佛教會提出一篇報告，希望佛教會能夠將佛教證明為佛陀教育。當時佛教

會對於我這個提案也非常的熱烈，曾經成立了一個小組來討論這個事情，也邀請我參加，但是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一般的世間人提到佛教總認為是迷信，或者認為這是宗教。如果我們把佛教看成了宗教，那你這是一開頭就錯了，那真是一錯到底了。佛教確實跟我們孔子公一樣，孔子的教育是儒家的教育，或者是孔子的教學，釋迦牟尼佛也一樣。如果說宗教，我們可以說，信不信都沒有關係。信仰宗教，有的人說很好，有點精神安慰；不信宗教，人家也覺得你很清高。但是如果說是教育，那就不能不接受了。如果一個人說，我沒有受過教育，這個話說不出口；我不信宗教，這個話可以說得出口。由此可知，如果要佛法普遍的弘揚，決定不能把佛法看作是宗教。所以我一出家的時候就抱著這樣一個宗旨，為佛法正名，名不正則言不順。

於是我就告訴那些神父們，我勸他們皈依三寶，勸他們認真的來學佛。我舉一個比喻說，我說你們皈依三寶認真來學佛，與你們信教沒有衝突。為什麼沒有衝突？像輔仁大學，這是他們教會辦的，這些學生在家裡面，我們問問他有沒有父母？他有父母，他不是孤兒，他家庭裡有父母。送到學校裡來念書，學校有老師，有沒有衝突？沒有衝突。你們諸位信仰天主教，我對你們非常尊敬，你們是上帝的兒女。上帝的兒女，我問一問，要不要受教育？如果他要不受教育，那上帝說，我這個小孩都沒有受過教育，上帝這個話也說不出口，說出來也難為情！受教育，世出世間智慧學問道德最高的，釋迦牟尼佛，如果你要皈依三寶做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上帝一定很歡喜，我的兒女了不起，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上帝也高興、也歡喜，哪裡有衝突？

絕對不會說，你皈依三寶學佛了，你是背叛了你們的宗教，如果你要是這樣看法，你就看錯了。你信仰這個宗教，如果捨棄了再

信仰別的宗教，那你是叛教。佛教不是宗教，它是教育。所以你來接受這個教育，皈依三寶是拜老師，你既然上學了，當然要拜老師，所以說是絕無衝突。這是為上帝爭光，是光大門楣。我這麼一說一解釋，這些神父們聽了都笑起來了。我講完之後留了半個小時，請他們來提出問題，結果沒有人發問。既然沒有人發問，我就多說一點。最後我離開學校，同學們說的，他們聽了都很歡喜。我說怎麼沒有問題了？好像不知道怎麼的他不問了，問題他不問了。

所以這是我們在今日之下，最重要的無過於為佛教正名。佛教本身稱宗教，這一點諸位要曉得，佛門裡頭本身稱宗教，這個宗教的意思與我們一般世間人講宗教，這個意義不相同，定義不相同。佛門本身稱宗教，這個宗是指宗門，專門是指禪宗的；講教是指禪宗以外，像大乘佛法一共有八個宗派，禪宗之外，其餘的七個宗派稱之為教下。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跟諸位提到過。教下就是依據某一部，或者是某幾部經論，理論方法來修持，這叫教下；宗門就是專指達摩祖師傳過來的，這個代代相傳，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，稱之為頓教，所以這個稱之為宗門。換句話說，單提宗旨，直截了當。佛教裡頭講宗門教下，把「門」與「下」捨掉，簡稱為宗教。所以不同於我們世間一般的宗教，這個在定義上統統不符合。諸位如果要詳細的辨別，請看歐陽大師這一篇文章。歐陽大師這一篇文章寫得很詳細，不必我在此地再囉嗦了。特別要緊的，他這個題目裡頭，是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我們讀了他這一篇講演詞，深深覺得歐陽先生所說這個話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
我們看六祖大師這個法會裡面，可見得這個裡面沒有宗教的色彩，完全是一種學術的講座。正因為它是學術講座，而且是最高等的學術講座，儒家的宗師、道教裡面的這些道士、宗教界的人士，大家都歡喜來參加，來向大師請教。所以一共有僧俗一千多人，『

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』。這個法會是多麼的殊勝、多麼的莊嚴，這個能夠看到佛法的正法道場，應當是如是的。所以學佛的人，自己一定是一個覺悟的人。覺悟的人是以平等心、以恭敬心來看一切眾生。佛在經典裡面告訴我們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，我們怎麼能夠不加以禮敬？世出世間，真正平等在佛法，也就是說真正的平等是在覺悟。不覺悟，口裡面有平等，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平等。這一章我們可以把它看作這是本經的序分，也就是發起。

下面第二段，第二段非常重要了，可以說不但是這一次講演開示的總綱領，「總示法要」，因為大家是「願聞法要」，祖師（六祖）就先把這個法要提綱挈領給我們表示出來，整個的經典就是講的這幾句。不但整個經典，我們也可以說千經萬論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為眾生所講的一切經論，都出不了這個綱要；換句話說，都出不了這個題目，都在這個題目裡面做文章。我們把這一段經文念一念，經文不多：

【大師告曰。善知識。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大師良久復告眾曰。善知識。菩提自性。本來清淨。但用此心。直了成佛。】

到這個地方就是一段，這是第二段，文字很少。剛才講了這是全經的綱要，也是這一次講演的題目，所以這一段我們要特別的重視。不但《壇經》裡面，整部《壇經》就是解釋這幾句話，剛才說過了，千經萬論、諸佛如來所說一切經典都超不出這四句。我們在此地來跟諸位解釋。

第一，『菩提自性』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佛。像這些基本的概念我們要把它搞清楚。這個說法，諸位從經本裡面也能夠看到祖師說法的善巧。他叫著大眾，稱『善知識』，這句話是對聽眾的敬稱，很尊敬的稱詞。佛在世的時候，每一次講經法會當中都常用這種

字樣，我們在經本常常看到，佛稱為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稱「善知識」那就是更尊敬了。這個「善」是善知善覺，善是一種善巧。換句話說，必須要用一心，要用清淨心，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才能夠善知善了。如果我們還用分別心，雖然有知，這不善了。這個意思我留在底下給諸位來說明，那就是覺與迷的辨別了。善知是覺，不善則是迷，雖然是知也不是覺。覺就是佛，不覺是凡夫。大眾雖然還在凡夫位，祖師這樣稱呼，這裡面有兩層意思。第一個意思，希望與會大眾能夠直下承當；第二個意思是鼓勵的意思，祖師都稱我們作善知識了，善知識一般是菩薩了，是覺悟的有情眾生，我們在菩薩道裡面萬萬不可以退轉，我們要努力，不辜負大師對我的期望。所以這一句善知識裡頭有兩重意思在裡面。

說法的技巧，你看一開頭題目標出來了，叫你『總淨心念』。這個「總」，總而言之，這個事情要「淨心」；換句話說，一定要用清淨心。清淨心是什麼？就是一心，要用這個。「念」什麼？『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』，就是最極圓滿究竟的大智慧。學佛就是學這個，開悟也是悟這個，成佛亦是成這個。諸位想想，這是宗教嗎？凡是宗教都是要信賴神，信賴有外界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力量主宰宇宙、主宰自己，我們要依靠他，這是宗教裡頭唯一的要素。這種現象在佛法裡頭看不到。佛法裡面求的是什麼？求的是自己要信賴自己的智慧，最極究竟圓滿的智慧是自家的智慧，不是別人的，佛法是信自己不是信別人。佛菩薩是先知先覺，他們是已經覺悟的人，在佛門裡面這是我們的老師，是我們的學長。我們初學的人依靠他，他把他的經驗提供給我們做參考，給我們做增上緣，幫助我們開悟。真正開悟是自己。真正開悟，說老實話，他幫不上忙的，他只能說把他開悟的情形說出來提供給我們做參考，給我們做一個樣子。我們也可以模仿，也可以依照他這個樣子自己開悟，自己成就了。

最極圓滿的智慧，那就叫成佛。

說了這個題目之後，你看『大師良久』，「良久」就是靜默下來，不是接著就說，靜下來，靜下來很久的時間，這就是說法。為什麼？前面不是講「總淨心念」，統統靜下來這就是總淨心念。如果沒有這一段靜下來的功夫，大家心都定了，聽了祖師前面這句話，聚精會神，把一切妄念都捨掉。祖師現在沒有說話，靜靜坐在那個地方，大家期望著他，等待著他，底下說些什麼。於是乎他靜了，大家心這個時候也都靜下來了。靜下來之後，下面這個開示是句句具足啟發的妙用。像這種說法的方式，從前教學當中是常見的，今日之下就很少見到了。

我記得我在初學的時候，也就是初初接觸佛法，經過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那個時候我接觸佛法才一個月的光景。我第一次去拜訪他老人家，我向他請教，我說我發現佛法的經典裡面的理論方法太好了，我說我很喜歡，大師，有沒有什麼方法教我一下就能夠入門、入進去？章嘉大師聽了我這個發問之後，他就是靜坐在那裡。因為那天我們一共只有三個人，另外就是介紹我、陪我去的一個人，小會客室裡頭跟章嘉大師我們三個人。大師仔細的看著我，我也看著他，他老人家一句話都不說。這樣看著的時候大概有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，就是良久！這是我在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經驗。他那個樣子，坐在那個地方非常的安詳，就像是入定了，整個人都入定了，但是就是眼睛沒有閉下來，眼睛看著我。我坐在那裡也端端正正的眼睛也看著他，也好像整個定下來了。那麼長久時間之後，大師就說了，「有」，慢吞吞的說了一個有。有，說了一個有之後，又不是接著馬上就說，又停了一小會兒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

所以這個良久發生了很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，這是一種了不起



的教學儀式。我畢竟年輕沉不住氣，他老人家這六個字說出來之後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我也聽懂了，我於是乎接著就請教他，從什麼地方下手？大師大概又靜止了有十幾分鐘，沒有前一次那麼長，但是也相當長的時間；換句話說，整個氣氛就像在禪定之中。然後告訴我，布施。所以這第一次見面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從此之後，我每一個星期見他老人家一次，時間大概都是兩個小時，都是在很安靜的安詳靜坐的場合之中。縱然大師一句話不說，我們自己感覺得得的利益很多，整個身心都被他的靜、定以及他的眼神（那眼神是充滿了智慧）所攝受，一句話不說，我們就得很多的受用。

我們今天在此地看到六祖大師教導也是這個意思，良久這才說。『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』，「菩提自性」就是真性、就是真心，真心不是妄心，真心是不生不滅的，妄心是剎那生滅。我們現在講念頭，一個念頭起一個念頭滅，這種生滅念頭是妄心。如果是真心，真心是沒有生滅這個現象，這是真心。所以經典裡面常說，「常住真心、真如本性」，都是一個意思。常住真心、真如本性是本來清淨的。現在有沒有染污？沒有染污，本來清淨。換句話說，你要會用這個心那你就成佛了，就是佛了。像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說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。你為什麼不信？因為你雖然有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的常住真心，你從來沒有用過。你要是一用，立刻就覺悟了，自己原本是個佛。一切眾生原本成佛，『直了成佛』，直截了當成佛。這個地方我們要細細的來研究了，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。所以在此地跟諸位說明，菩提自性就是一心。我特別用這個名詞，因為我們現在道場修淨土的人多，淨土也就是念佛法門，念佛法門的目標就是一心不亂。你修一心不亂就是修菩提自性，你修一心不亂就是修成佛之道。可見這個法門的殊勝。

前面在大意裡面跟諸位也提到過，禪與淨是一不是二。六祖大師非常慈悲，希望人直接修理一心不亂；換句話說，「直了成佛」。絕不是有門戶之見，那要有門戶之見，那他是迷不是悟。為什麼？佛與眾生更無別異。佛與眾生都平等平等、無二無別了，如果說淨土宗與禪宗有差別，不一樣，諸位想想，那哪裡是一心？一心裡面不但是禪與淨更無別異，佛法與天主教更無別異，佛法與基督教也更無別異，這才是佛，這才是一心所現。凡夫的病，病在哪裡？著相外求，麻煩在這個地方。這一著相，向外面去求，不曉得向內去證，他去外求了，迷之轉深。外求叫分別執著，這個就所謂是愈迷愈深，大錯特錯了。不但佛法裡面講一心，儒家也不例外。所以儒者亦云，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」，這是諸位念過四書《中庸》裡面所講的。什麼是誠？曾國藩先生在他《求闕齋筆記》裡面，將這個誠字下一個定義，這個定義下得非常恰當，誠，無念。有念頭就不誠了。

所以說誠則靈，世俗常講的。像畫符、念咒，因為畫符、念咒多半是與鬼神打交道的，與鬼神通消息的，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誠。所以畫符，你平常這個符要練習得很熟悉，當你在畫的時候，這個筆一點下去之後，到一道符畫成功，時間雖然短，在這極短的時間當中，一念不生，這個符就靈了。如果你畫這道符心裡還想別的事情，這個符就不靈了。念咒也是如此，所以諸位曉得這個道理，那個咒為什麼要選愈短愈好，為什麼？求誠容易。你說念個楞嚴咒那麼長，如果這個咒又不太熟，念的時候又怕忘掉了，還要想，這個怎麼會靈？這就不靈了。這個道理諸位要懂。愈是簡單的，它時間短，容易做到無念，它才有效果，才會有感應道交。符咒需要誠才有感應，你念經、念佛號統統要誠，不誠就全不靈了。

在佛法裡面我再加上兩個字，「無住」，無念、無住就是誠，

誠則明矣。可見得這個誠是什麼？是定，心在定中，這是誠。定起的作用就放光明。所以這個明是無無明，無明是障礙，沒有無明了，沒有無明則一切明瞭。這是定、這是慧，定慧等學。儒家也講這個基本的原理，佛法比它講得更透徹，功夫做得比它更深。實在講，儒家功夫做到極處與佛法有什麼兩樣？這個將來在有機會的時候，我一定會提出來跟諸位來做研究。因此起心動念皆是妄想，即是著相，即是迷失一心本性，換句話就是迷失了菩提自性。這個地方請大家特別注意到，自己常常要勘驗自己，我的菩提自性本來清淨，現在迷失了。怎麼迷失？著相了。何以知道我著相？我現在有妄想，我現在起心動念，這個事情就壞了。

此地還有一樁很重要的一個問題，我必須要跟諸位來做一個研究，就是佛、凡夫、覺、迷，我們如何來辨別，使我們自己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，這一點很重要。這個四句我在講堂裡常常跟諸位講解，我教大家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要曉得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要記住這個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果然是不起心、不動念、無分別、無執著，得要一切明瞭，一切通達，這就是覺，這就叫做佛。這就是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。可是如果你確實六根對六境的時候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無分別、無執著，可是效果怎麼樣？是一切不明瞭，不甚明瞭，是一切不明瞭、一切不通達，這是什麼？這叫無明。這不是覺、不是佛，無明就是不覺，這是諸位要記住的，你就墮在無明裡。

我們想一想，為什麼會墮在無明裡面？人家不起心、不動念、無分別、無執著，是個佛，我也不起心、不動念、無分別、無執著，我為什麼是無明？為什麼人家一切明瞭、通達，我為什麼一切不明瞭、不通達？諸位必須要曉得，你這四樣都做到了，外境不明瞭，實際上你還是起心、動念、分別、執著。我沒有起心動念、我沒

有分別執著。實在講是微細的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，是連你自己也不曉得。我舉個比喻說，我不起心了，你起心沒有？你起心了，你起了個不起心；我不動念了，你已經動念了，你動了個不動念；我無分別，你已經分別了，你分別無分別；我不執著了，你執著，執著個無執著，對不對？所以你一切不明瞭，你墮在無明裡頭。

跟諸位說，小乘阿羅漢內守幽閒就是說這個。他起心，起了一個不起心；他動念，動了一個不動念；他分別，分別一個無分別；他執著，執著一個無執著。所以這個境界，佛在《楞嚴》裡面說，叫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，這是極微細的分別，連他自己本人都不曉得，所以他一切不明瞭。阿羅漢墮在無明坑裡頭，為什麼？不能見性。這個意思諸位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不但不起心，連不起心也不可以；不但不動念，動念要不得，不動念也要不得，動念、不動念都不要，才叫真不動念；分別不可有，無分別也不可有。所謂「二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那就一切明瞭通達了，這才叫覺，才叫佛，這叫修行人。

我們再看世間人，世間人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，好像一切明瞭，看得很清楚、聽得很明白，但是怎麼樣？邪見，不是正知正見。所以凡夫總是迷，不是墮在無明裡頭，就墮在邪見裡。大概總是小乘人墮在無明，六道凡夫墮在邪見。六道裡面高級的六道凡夫，像四禪天的、四空天的，他墮在無明裡頭。這一點意思很重要，跟諸位辨別什麼是覺、什麼是迷，什麼樣子叫佛，什麼樣子叫凡夫，希望諸位在這個簡單表解裡面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。我們把這樁事情把它認識清楚，而後我們的修學就不會迷失方向了，不會把目標給搞錯了。這幾句話很重要。

六祖講「但用此心」，你曉得了，用什麼心？用的是「二邊不著，中道不存」，這就是用真心，用真心是樣樣明瞭。正如同佛在

《金剛經》給我們講的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不取於相是禪，如如不動是定，這叫真正的修禪定；不取於相是慧，如如不動是福，福慧雙修，定慧等運，那怎麼不成佛？就是佛。所以叫直了成佛，成佛不難！你不用這個心，你還是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，你落在邪見；或者不起心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落在無明，這就是不善用心，你所用的是妄想心，你沒有用本來清淨的真心，沒有用。本來清淨的真心，跟諸位說，是本有的，而分別的妄心是本來無的。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頭尤其說得好，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」。六祖告訴我們要用本有的本覺，就是直了成佛，直截了當，你就是佛；如果你要用本來沒有的不覺，妄心，那就叫生死凡夫，佛經裡面常稱之為「可憐憫者」，就是指這些人。

我們再看這下面，底下這一段是講六祖自己敘說他「得法經過」，就是這一段可以說他老人家現身說法。前面講的這個原理真正是成佛的原理，開悟的原理原則，明心見性，淨土人講修理一心不亂的原理原則。如果諸位在這幾句話當中，我們套一句古人說的話，「言下大悟」，那你就成佛作祖了，也用不著六祖做出這個樣子來給我們看了。得悟，前面是法說，這個做證明，說明他自己怎麼開悟的。他自己就是會用這個心，敘說他自己得法的經過，提供我們做一個參考，做個樣子給我們看看，這是第三段。我們把這一段的文先念一念：

【善知識。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】

『行』就是行狀，『由』是根由。換句話說，他修行得法，也就是證得一心、證得菩提自性，這些事、這些意。這一句話就說明，他要把他自己修行證果這個樣子示現出來給我們做一個榜樣。

【能嚴父。】

『嚴父』是稱父親，母親稱為慈母。一般總是父親比較嚴，母

親比較慈。

【本貫范陽。左降流於嶺南。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。父又早亡。老母孤遺。移來南海。艱辛貧乏。於市賣柴。時有一客買柴。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。能得錢。卻出門外。見一客誦經。能一聞經云。應無所住。而生其心。心即開悟。遂問客誦何經。客曰。金剛經。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。客云。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。門人一千有餘。我到彼中禮拜。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。直了成佛。能聞說。宿昔有緣。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。令充老母衣糧。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。】

到這邊是一段，這是第三段。這一段裡面講的有很多地方，也就是地理，這一些地理的位置在此地我用個略圖把它表示出來，我們先了解這個位置。我們先來解釋『范陽』，這是他的祖籍。我們曉得在唐朝，藩鎮裡面有范陽節度使，唐朝節度使只有十個。這個地區範圍很大，這是唐朝的郡名，它這個地方包括了現在的北平、大興、宛平、昌平、房山、寶坻等縣之地，這個範圍是相當之大。在唐朝這個時候就叫做范陽郡，節度使所住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北平。從前好像是袁了凡曾經做過寶坻縣的知縣。這是在中國的北方，六祖敘說他的祖籍在「范陽」。『左降』是降級，大概總是得罪了朝廷的這些大官，得罪他們，於是乎他們把他貶，就是把他流放，把他放到嶺南去，做一個小小的邊方的百姓。

這個嶺南是沒有開化的地方，現在的廣州東北方，一共有十餘縣之地，在那個時候稱之為嶺南，就是五嶺之南。新州是現在的廣東新興縣，南海是現在的廣東的南海縣。這個地理地置，我們在這個圖裡面跟諸位標示出來，大家請看這個圖，這是我們將來會講到的。這個地方這是曲江，南華寺，就是曹溪寶林寺，就在曲江附近

大概有五、六十里的地方，曲江下來這裡是廣州。嶺南就是這一塊地方，這一塊地方有十幾個縣，這稱之為嶺南，五嶺之南，稱為嶺南是在這個地方。這個新興就是新州，他的一家人是從北方，也就是范陽郡流放到嶺南新州，流放到這個地方。

根據大師在此地給我們說，他自己很不幸，父親當然是貶放到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在唐朝這個時候，幾乎都沒有開化，是邊疆文化落後的地區。在那個時候大概都是一些罪犯，朝廷裡頭把他流放到這個地方。凡是得罪朝廷的、得罪朝廷當權派的這些人，幾乎都要遭這個難，流放到這個地方。當然是心情也不好，水土也不服，所以沒有多久，他父親死了。死了之後，他家裡生活就非常困苦了，由新興就遷到南海。南海這個地方離廣州很近，這是遷移到南海來。在南海這個地方靠賣柴過日子。賣柴是相當辛苦的一個工作，相當辛苦。在現在都市裡面我們已經看不到了，不但在都市裡看不到，大概在台灣鄉村裡面也看不到了，也看不到賣柴的了。我在童年念小學、初中的時候，在大陸上城市裡面還看有賣柴的。大概是鄉下人，清早起來上山去砍柴火，砍好之後挑到城市裡面來賣。柴賣掉了，拿了這個錢，再買一點米、買一點糧食回家過日子，非常的清苦。現在經濟繁榮了，生活水準提高了，家家用瓦斯、用電，不再燒柴了。

說這個時候有一個客人買了他的柴，買了他的一擔柴，就告訴他，叫他送到客店裡面去。客人把這個柴收去了，付了他的錢了，他出了這個店家的門。他在出門的時候，就見到有一個客人在念經。惠能大師平素心地就清淨，正因為心地清淨，所以前面講「但用此心」，他用清淨心。所以他一聽，這個客人念《金剛經》，他聽的是什麼？剛聽的就是客人在念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他這一聽就開悟了。《金剛經》我們天天念，常常外面有講的，你也常聽

、常念，你為什麼不開悟？他是很偶然的聽人家這麼一念，就開悟了。記住，前面講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。我們天天念、天天聽，我們用心跟六祖用的不是一個心，所以開不了悟。如果我們也會用常住真心，哪有不開悟的道理？這一點希望我們要好好的記住。

這個圖裡面的位置，希望大家要仔細的看看，得有個印象。為什麼？到後來，六祖大師逃難的時候，得法之後逃難，隱居在懷、四之間，懷集在什麼地方，四會在什麼地方，這個地方位置都給諸位標出來了。四會在這個地方，離廣州不遠，懷集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是廣東、廣西的交界線，此地過去一點點，這邊就是廣西了，這是廣東。香港的位置在這個地方。廣九鐵路是這樣一個弧形，到廣州。粵漢鐵路從廣州到漢口，這一條鐵路通過曲江。曲江再過去就是湖南了。所以曲江是廣東跟湖南交界的地方，這個地方相當重要，形勢很重要，自古以來所謂是兵家必爭之地，這是個關口。這一邊是嶺南，嶺南過去這邊是江西，這一邊是福建，這是香港，諸位曉得，這一邊就是中國的南海，東海、南海。這是概略的地理位置圖，我們把它記清楚，到後面講經，我們就有一個概略的印象了。

他一聽就開悟了，這是非常難得。於是乎祖師就問這個客人，請教你念的是什麼經？這時候他是很年輕的，才二十一歲。客人就說，我念的是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在我們中國很出名，佛教的經典很多，但是《金剛經》的知名度最高，沒有人不曉得《金剛經》的，一切經裡頭，《金剛經》知名度擺在第一。為什麼它有這麼大的名氣，家喻戶曉？實在說這是五祖跟六祖提倡的。這部經實在好，言簡意賅，非常適合中國人的口味。中國人就怕麻煩，最好是很簡單。簡單怎麼樣？義理，就是佛法的理論方法境界，又能講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個文字又少，我們中國人就歡迎這一類的



經典。所以念的人非常多，不但學佛，無論你學哪一宗、哪一派，沒有不讀《金剛經》的。諸位讀了《六祖壇經》，再來讀《金剛經》，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程序，以《壇經》做基礎，進入到《金剛經》，不難理解經中的義趣。

祖師又問他了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你這客人好像不是此地人，從哪裡來，你每一天在這裡受持這經典？客人就說了，我是從蘄州黃梅東禪寺來的。蘄州是現在湖北的地方，諸位請看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在湖北，現在還叫蘄州。我把這個圖也簡單的畫在這個地方。蘄州，今湖北省蘄州縣，在這個地方，靠在長江邊上。這是湖北，這個地區是湖北，這邊是安徽，這邊是江西，三省交界的處所。這個太湖就是安徽的了，這個界線就在此地，九江則是江西了，這個地方這是湖北，所以是三省交界之處。黃梅縣在此地。所以在地理位置上，太湖、蘄州、九江，這是個三角形，它在三角形的當中，在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是龍湖，大概這邊還有一條水路通長江。

我們就不曉得他離開黃梅的時候，是從這個路線還是從這個路線？我想可能從這個路線，這裡因為有一條水，有一條溪。因為他是坐那個小船，五祖送他的時候，可能由這個地方到廣濟，由廣濟到九江。因為這個路都不遠，所以祖師送他到九江，就是五祖送他，這是後面我們會看到。這個地理位置圖我們也把它記清楚，這是湖北這個地方。他是從東禪寺來的。東禪寺在黃梅縣西南方一里。所以我這個圖畫在這裡。江西底下這是廬山，在這個地方。這是黃梅，上面是北方，這是東方，這是南方，這是西方。這西南方一里，就是城外一里，距離城很近，不太遠，這個地方有個寺廟，就是東禪寺。弘忍大師，就是五祖，他俗家姓周，他就是黃梅人。『主化』就是主持教化的意思。

地理位置我們了解之後，我把經文跟諸位消一消。這一座寺院

就是禪宗五祖弘忍大師主持教學的道場。「主化」，這個化的意思很深，教是教學、是教育，教學教育的目的都是在變化氣質。我們中國古人常說，讀書志在變化氣質，這是讀聖賢書的目的。讀佛書更是如此，接受佛法的教育、接受佛法的教學，目的是要化凡為聖，化愚為智，化煩惱為菩提，化生死為涅槃，那我們學佛的目標就達到了。所以通常我們講教化，不說教育。因為教育只是手段，沒有目的；說教化，連手段到目的都包括了。五祖大師在那邊化導一方，做為這一方的親教師。『門人一千有餘』，諸位要曉得，「門人」就是學生，大師會下的學生有一千多人，這些學生都是常隨大師修學的。就像我們佛經裡面，六種成就裡頭常常看到「一千二百五十人俱」，那個「一千二百五十人俱」是佛的常隨眾。來來往往來請教的那個人數不定，所以不能夠列入。如果說包括每一天都有客人來拜訪、都有人來請教，人數不等，這個道場總有二、三千人，所以這流水眾，那個人數不少。

『我到彼中禮拜』，他也有這個因緣，曾經到過黃梅，聽過五祖講經說法，參與過法會，所以到這個地方禮拜。這個「禮拜」就是有皈依的意思，他在那裡曾經皈依過五祖，就是拜五祖為老師，在那邊學過。『聽受此經』，「聽」是聽講，「受」是什麼？受是接受了。聽講是明理，接受是依照這個理論方法來修行，所以受有受持的意思、有依教奉行的意思在。大師常常勸僧俗，你出家也好、在家也好，如果你要是認真的學佛，要想認真的修行，祖師告訴人，『但持金剛經』，不必麻煩。佛教經論浩如煙海，博大精深，往往叫人望洋興歎，這麼多的經典，我從哪裡入門？

過去世俗間，人常說，看到《二十五史》，這一部《二十五史》，都不曉得從哪裡讀起。《二十五史》也不過是兩千多卷。佛教的經典差不多是十倍的《二十五史》，我們今天在台灣看到的《中

華大藏經》，十倍的《二十五史》，你從哪裡下手？祖師給我們指出一條捷徑，『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』。這個話說起來是太簡單了，不必再搞別的了，只要在這一部經上下功夫，真正把金剛般若波羅蜜的道理透徹了、明白了，依照這個原理原則來修行。《金剛經》雖然五千言，有如來果地裡面的境界，真是理論、方法、境界全都說得明明白白。所以這一部經典只要你能夠，這個「持」就是依教奉行，就能夠達到見性成佛的效果。見性成佛，教學或者教育的功效達到了究竟圓滿，所以說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」。由此可知這一部經典的重要性，五祖、六祖在世的時候極力提倡，也真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佛法，再好的經論，最契合時人的這些經典，如果沒有人提倡、沒有人宣傳、沒有人弘揚，對眾生還是沒有實際的功德利益。所以古人常說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這兩句話有深刻的意義。我們生長在末法時代的今天，又遇到整個世界動亂不安，物質繁榮進步，反顯示道德墜落，人心糜爛，在這樣的時代當中，正是像歐陽大師所說的，佛法是今時之必需！挽救這個社會，充實眾生的精神生活，解除他們的憂悲苦悶，帶給他們真正幸福、美滿、快樂的生活，除了佛法之外，可以說已經沒有東西能夠代替了。所以我在此地普遍的勸勉諸位同修，你們今天得到這個影帶，看過這個節目，都是佛法有緣之人。不管我們是有沒有見過面，沒有見過面，我們在電視螢幕畫面上也見了面了。我們大家共同努力，《金剛經》是釋迦牟尼佛的開示，《壇經》是六祖大師的開示，依照這個經典來修行、來弘揚、來光大，自利利他，是今日佛門弟子最大的責任。無論什麼障礙，只要自己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，什麼樣的魔障也障礙不了。最怕自己著相，著相、心動，那就上了魔的當了，自己心就亂了。

剛才在表解裡頭告訴諸位的，我們修的是覺，修的是佛，不要把這個目標失去了。一切的順逆境界就是我們修行的場所。所以我在講《華嚴》的時候，講清涼大師的開示，這八個字特別提出來，我們前一次也曾經給諸位提到過，「托法進修」，托也就是依的意思，依靠、遵守理論與方法來進修；「依人証入」，世間人，各種性情都不一樣，有善有惡、有良有莠，在這種複雜的社會環境、人事環境裡面去磨鍊，鍊什麼？鍊如如不動，鍊不取於相。鍊不取於相就是修禪，鍊如如不動就是修定。所以禪定是在人事環境裡面去修的，而不是盤腿面壁，這一點六祖大師在本經「教授坐禪」這一章說得非常詳細，這一點我們要曉得，我們要特別記住。

惠能大師聽了客人這一番話之後，諸位要曉得，這個經典裡面所記載的都是最簡單的、最扼要的，當時談話哪有那麼簡單？哪有這麼容易那些客人就動了心了，哪有那麼簡單？必定是他聽客人念這個經，念了之後他聽了很有味道，他一定把這個經裡面的意思講解給大家聽。你們諸位想想，是不是這種情形？這些大眾聽了他講解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必定都吃了一驚，都佩服到五體投地。所以這才與這些客人有緣，當中就有一個客人馬上很慷慨的拿了十兩銀子。你們諸位想，十兩銀子，他去賣柴，他要賣多少年的柴才能夠賣出十兩銀子？一擔柴值幾個錢而已，幾個銅錢。做小本生意，有個四、五兩銀子就可以開個小店了，做小本生意。十兩銀子是相當大的一個數目，你想想看，當時這個客人這麼慷慨，拿出這麼多錢給他做安家費，勸他到黃梅去禮祖；換句話說，一定是聽了他的議論，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備極讚歎。

古人對於人才的發掘，對人才的培植、愛護，可以說我們今時之人是比不上的，一經發現馬上就大力的支援，勸他去。他一定說，我很困難，我一天不賣柴我的老母生活就成問題。母親年歲大了

，單單有錢養活不行，還要照顧。所以像這些，都不必寫在這裡，一提到，我們都聯想到了。這些人一定答應，你的母親由我們照顧，由我們來供養，你放心前去就好了，這才叫『宿昔有緣』，這個才叫有緣。他把這錢也就接受了，給母親安家的費用都預備妥當了，也接受這些人的善意，叫他到黃梅去禮拜五祖。底下一段就是「黃梅禮祖」，第四個大段，第四段，不要說大段小段，本經的第四段，黃梅禮祖。請看經文：

【能安置母畢。】

他一定回去之後，把今天所遇到這個事情都告訴他母親。母親當然也非常歡喜，有這樣一個難得的因緣，這麼多好人，出錢出力來幫助他、來成全他。所以他把這個事情辦妥了，安置妥當了。

【即便辭親。】

向他老母拜別。

【不經三十餘日。】

這個『不經』就是不到三十幾天。諸位曉得，剛才我們從地圖裡頭看到這個情形，從南海，南海離廣州很近，在廣州的西南方，從這個地方要經過湖南再到湖北，這是一條路；另外一條路就是從五嶺走江西，由江西再到黃梅，但是這個路相當之長。唐朝那個時候，不像現在交通這樣方便，六祖又是一個貧窮出身，縱然身上帶了幾個錢的路費，想必很有限，他也絕對不會騎馬、坐轎或者坐船，不會的，一定都是步行，一天走幾十里、一百里，像行軍一樣。所以從南海走到黃梅，走了多少天？三十多天，這三十多天我們就能想像得到，他年輕力壯，腳程很快，同時沿途沒休息。這個沒休息，像我們從前的行軍，走三天休息一天，或者走五天休息兩天，當中會休息個一、二天，他這個沒有，天天走，這當中沒有休息，三十餘日到達了。

【便至黃梅。】

到了東禪寺，見到五祖了。

【禮拜五祖。問能曰。汝何方人。】

五祖看到這麼一個人來了，就問他，你哪裡人，你來幹什麼？

【欲求何物。】

就是你來想求什麼，你來找我想求什麼，目的何在？

【能對曰。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。】

答覆他的來處，這真是遠道而來，表示自己的虔誠、恭敬心，遠道而來的。

【遠來禮師。】

真是千里而來，一千多里！通常我們走路，一天走六十里，這是常走路的，每天走六十里。他年輕體力壯，一天可以走八十里，三十多天。我來這裡做什麼？

【惟求作佛。不求餘物。】

這個真正是了不起！諸位來看這個地方。『作佛』就是成佛，也就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，也是成就究竟圓滿真實的智慧。諸位從這裡去看，這個口氣好大！大家知道他沒念過書，他不認識字。所以我們今天想想，這個地方得認真的反省反省、檢點檢點，我們自己從來沒有這個念頭，而這些年我們到處參學看到，也沒有一個人有這麼大的口氣過。我這個道場裡頭也常常有人來，來拜訪，當然我們會照例問他，你從哪裡來，你來想做些什麼？他說我從某個地方來，我到這來想聽聽經，我到這來看看，或者說我到這裡來學講經。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人說，我要到這兒來作佛的，沒有聽說過。我們自己學道，我也算是不太容易了。我第一次見章嘉大師，我說佛法這樣好，有什麼方法教我一下入進去，比六祖還差了一大截。六祖直截了當『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』，而我當年所求的是了解

甚深教義。這就是看什麼？初發心。六祖大師這句話就是說明了，他發的這個心是無上菩提心，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。

我們在《華嚴》裡面看到，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之前一定先說，我已經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知道菩薩道、菩薩行應當如何的修學，都是這個意思。六祖在此地直截了當說，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」；換句話說，他來的意圖、目的，直截了當一句話就道破了。這一種發心，這樣的氣概，我們應當要注意。若非如是發心，如是的氣概，他怎麼能夠紹隆祖位？在我想，五祖接引的門人，前面說過了，有那麼多。如果說包括在家、出家，常隨以及日常來拜訪的，那是多少人！大概有這樣的口氣、這樣的發心，恐怕他也是生平第一個遇到的。你想想看，他怎麼不歡喜、怎麼不讚歎？聽了這個，那真是開心極了，為什麼？太難得了，真正的稀有。底下這些話，這個問答，就是考試，這是他一入門來，五祖就考試了，就來試驗試驗他，你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，你夠不夠資格？就來考試。

【祖言。汝是嶺南人。又是獼獠。若為堪作佛。】

『嶺南』，沒有開化的地方，文化落後，這是野蠻人。這個『獼獠』就是說野蠻人，沒有知識，沒有接受過教育，野蠻人，那怎麼能作佛？佛是有最極圓滿智慧德行，這個邊區，沒有開化，文化落後，沒有教育，別說作佛了，想學佛、想聞法都不容易，你怎麼能作佛？

【能曰。】

這是五祖提出試題，口試出了這個題目，惠能大師答覆說：

【人雖有南北。佛性本無南北。獼獠身與和尚不同。佛性有何差別。】

這一答覆就及格了，就圓滿了。所以五祖一出題，六祖這一答

覆就得了一個滿分，真正是難得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，下一次我們再將這個意思跟諸位細細的敘說。